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容齋隨筆 第十六卷（□九則）

文章小伎「文章一小伎，於道未為尊。」雖杜子美有激而云，然要為失言，不可以訓。文章豈小事哉！《易·賁》之彖言：「剛柔交錯，天文也；文明以止，人文也。觀乎天文，以察時變；觀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」孔子稱帝堯煥乎有文章。子貢曰：「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聞。」《詩》美衛武公，亦云有文章。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成、康之聖賢，桀、紂、幽、厲之昏亂，非《詩》《書》以文章載之，何以傳？伏羲畫八卦，文王重之，非孔子以文章翼之，何以傳？孔子至言要道，托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之文而傳。曾子、子思、孟子傳聖人心學，使無《中庸》及七篇之書，後人何所窺門戶？老、莊絕滅禮學，忘言去為，而五千言與《內篇》、《外篇》極其文藻。釋氏之為禪者，謂語言為累，不知大乘諸經可廢乎？然則詆為小伎，其理謬矣！彼後世為詞章者，逐其末而忘其本，玩其華而落其實，流宕自遠，非文章過也。杜老所云「文章千古事」，「已似愛文章」，「文章日自負」，「文章實致身」，「文章開突奧」，「文章憎命達」，「名豈文章著」，「枚乘文章老」，「文章敢自誣」，「海內文章伯」，「文章曹植波瀾闊」，「庾信文章老更成」，「豈有文章驚海內」，「每語見許文章伯」，「文章有神交有道」，如此之類，多指詩而言，所見狹矣！三長月釋氏以正、五、九月為「三長月」，故奉佛者皆茹素。其說云：天帝釋以大寶鏡，輪照四天下，寅、午、戌月，正臨南瞻部洲，故當食素以徼福。官司謂之「斷月」，故受驛券有所謂羊肉者，則不支。俗謂之「惡月」，士大夫赴官者，輒避之。或以謂唐日藩鎮蒞事，必大享軍，屠殺羊豬至多，故不欲以其月上事，今之他官，不當爾也。然此說亦無所經見。予讀《晉書·禮志》，穆帝納後，欲用九月，九月是「忌月」。《北齊書》云大洋謀篡魏，其臣宋景業言：「宜以仲夏受禪。」或曰：「五月不可入官，犯之，終於其位。」景業曰：「王為天子，無復下期，豈得不終於其位乎？」乃知此忌相承，由來已久，竟不能曉其義及出何經典也。

兄弟直西垣《秦少游集》中，有《與鮮於子駿書》云：「今中書舍人皆以伯仲繼直西垣，前世以來未有其事，誠國家之美，非特衣冠之盛也，除書始下，中外欣然，舉酒相屬。」予以其時考之，蓋元祐二年，謂蘇子由、曾子開、劉貢甫也。子由之兄子瞻，子開之兄子固、子宣，貢甫之兄原甫，皆經是職，故少游有此語云。紹興二□九年，予仲兄始入西省，至隆興二年，伯兄繼之，乾道三年，予又繼之，相距首尾九歲。予作謝表云：「父子相承，四上鑾坡之直；弟兄在望，三陪風閣之游。」比之前賢，實為遭際，固為門戶榮事，然亦以此自愧也。

續樹萱錄係在秘閣抄書，得《續樹萱錄》一卷，其中載隱君子元撰夜見吳王夫差，與唐諸詩人吟詠事。李翰林詩曰：「芙蓉露濃紅壓枝，幽禽感秋花畔啼，玉人一去未回馬，梁間燕子三見歸。」張司業曰：「綠頭鴨兒啞萍藻，彩蓮女郎笑花老。」杜舍人曰：「鼓擊夜戰北窗風，霜葉沿階貼亂紅。」三人皆全篇。杜工部曰：「紫領寬袍湧巾巾，江頭蕭散作閒人。」白少傅曰：「不因霜葉辭林去，的當山翁未覺秋。」李賀曰：「魚鱗甕空排嫩碧，露桂梢寒掛團壁。」三人皆未終篇。細味其體格語句，往往逼真。後閱《秦少游集》，有《秋興》九首，皆擬唐人，前所載咸在焉。關子東為秦集序云「擬古數篇，曲盡唐人之體」，正謂是也。何子楚云：「《續直錄》乃王性之所作，而托名他人。」今其書才有三事，其一曰賈博喻，一曰全若虛，一曰元撰，詳命名之義，蓋取諸子虛、亡是公云。

館職名存國朝館閣之選，皆天下英俊，然必試而後命。一經此職，遂為名流。其高者，曰集賢殿修撰、史館修撰、直龍圖閣、直昭文館、史館、集賢院、秘閣。次日集賢、秘閣校理。官卑者，曰館閣校勘、史館檢討，均謂之館職。記注官缺，必於此取之，非經修注，未有直除知制誥者。官至員外郎即任子，中外皆稱為學士。及元豐官制行，凡帶職者，皆遷一官而罷之，而置秘書省官，大抵與職事官等，反為留滯。政和以後，增修撰直閣貼職為九等，於是材能治辦之吏、貴游乳臭之子，車載斗量，其名益輕。南渡以來，初除校書正字，往往召試，雖曰館職不輕界，然其遷敘，反不若寺監之徑捷。至推排為郎，即失其故步，混然無別矣。

南宮适南宮适問羿、羿不得其死，禹、稷有天下，言力可賤而德可貴。

其義已盡，無所可答，故夫子俟其出而歎其為君子，獎其尚德，至於再言之，聖人之意斯可見矣。然明道先生云：「以禹、稷比孔子，故不答。」范淳父以為禹、稷有天下，故夫子不敢答，弗敢當也。楊龜山云：「禹、稷之有天下，不止於躬稼而已，孔子未盡然其言，故不答。然而不正之者，不責備於其言，以沮其尚德之志也，與所謂『雍之言然，則異矣。』予竊謂南宮之間，初無以禹、稷比孔子之意，不知二先生何為有是言？若龜山之語，淺之已甚！獨謝顯道云：「南宮适知以躬行為事，是以謂之君子。知言之要，非尚德者不能，在當時發問問，必有目擊而道存，首肯之意，非直不答也。」其說最為切當。

吳王殿漢高祖五年，以長沙、豫章、象郡、桂林、南海立番君吳芮為長沙王。

□二年，以三郡封吳王濞，而豫章亦在其中。又趙佗先有南海，後擊並桂林、象郡。則芮所有，但長沙一郡耳。按芮本為秦番禺令，故曰番君。項羽已封為衡山王，都邾。邾，今之黃州也。復侵奪其地。故高祖徙之長沙而都臨湘，一年薨，則其去番也久矣。今吾邦猶指郡正廳為吳王殿，以謂芮為王時所居。牛僧孺《玄怪錄》載，唐元和中，饒州刺史齊推女，因止州宅誕育，為神人擊死，後有仙官治其事，云：「是西漢鄱陽王吳芮。今刺史宅，是芮昔時所居。」皆非也。

王衛尉漢高祖怒蕭何，謂王衛尉曰：「李斯相秦皇帝，有善歸主，有惡自予，今相國請吾苑以自媚於民，故係治之。」衛尉曰：「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，李斯之分過，又何足法哉！」唐太宗疑三品以上輕魏王，責之曰：「我見隋家諸王，一品以下皆不免其蹶頓，我自不許兒子縱橫耳。」魏鄭公曰：「隋高祖不知禮義，寵縱諸子，使行非禮，尋皆罪黜，不可以為法，亦何足道。」觀高祖、太宗一時失言，二臣能因其所言隨即規正，語意既直，於激切中有婉順體，可謂得諫爭之大義。雖微二帝，其孰不降心以聽乎！

前代為鑒人臣引古規戒，當近取前代，則事勢相接，言之者有證，聽之者足以鑒。《詩》曰：「殷鑒不遠，在夏後之世。」《周書》曰：「今惟殷鑒厥命，我其可不大鑒！」又曰：「我不可不鑑於有殷。」又曰：「有殷受天命，惟有歷年，惟不敬厥德，乃早墜厥命。」周公作《無逸》，稱商三宗。漢祖命群臣言吾所以有天下，項氏所以失天下，命陸賈著秦所以失天下。張釋之為文帝言秦、漢之間事，秦所以失，漢所以興。賈山借秦為喻。賈誼請人主引商、周、秦事而觀之。魏鄭公上書於太宗云：「方隋之未亂，自謂必無亂；方隋之未亡，自謂必無亡。臣願當今動靜以隋為鑒。」馬周云：「煬帝笑齊、魏之失國，今之視煬帝，亦猶煬帝之視齊、魏也。」張玄素諫太宗治洛陽宮曰：「乾陽畢功，隋人解體，恐陛下之過，甚於煬帝。若此役不息，同歸於亂耳！」考《詩》、《書》所載及漢、唐諸名臣之論，有國者之龜鏡也，議論之臣，宜以為法。

治盜法不同唐崔安潛為西川節度使，到官不詰盜。曰：「盜非所由通容，則不能為。」乃出庫錢置三市，置榜其上，曰：「告捕一盜，賞錢五百緡。侶者告捕，釋其罪，賞同平人。」未幾，有捕盜而至者。盜不服，曰：「汝與我同為盜□六年，賊皆平分，汝安能捕我？」安潛曰：「汝既知吾有榜，何不捕彼以來？則彼應死，汝受賞矣。汝既為所先，死復何辭？」立命給捕者錢，使盜視之，然後殺盜於市。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，無地容足，夜不及旦，散逃出境，境內遂無一人為盜。予每讀此事，以為策之上者。及得李公擇治齊州事，則又不然。齊素多盜，公擇痛治之，殊不止。他日得黠盜，察其可用，刺為兵，使直事鈴下。問問以盜發輒得而不衰止之故。曰：「此餘富家為之囊。便盜自相推為甲乙，官吏巡捕及門，擒一人以首，則免矣。」公擇曰：「吾得之矣。」乃令凡得藏盜之家，皆發屋破柱，盜賊遂清。予乃知治世間事，不可泥紙上陳跡。如安潛之法可謂善矣，而齊盜反恃此以為沉命之計，則變而通之，可不存乎其人哉！

和詩當和意古人酬和詩，必答其來意，非若今人為次韻所局也。觀《文選》所編何劭、張華、盧諶、劉琨、二陸、三謝諸人贈

答，可知已。唐人尤多，不可具載。姑取杜集數篇，略紀於此。高適寄杜公云：「愧爾東西南北人。」杜則云：「東西南北更堪論。」高又有詩云：「草《玄》今已畢，此外更何言？」杜則云：「草《玄》吾豈敢，賦或似相如。」嚴武寄杜云：「興發會能馳駿馬，終須重到使君攤。」杜則云：「在沐旌麾出城府，草茅無逕欲教鋤。」杜公寄嚴詩云：「何路出巴山」，「重岩細菊斑，遙知簇鞍馬，回首白雲間。」嚴答云：「臥向巴山落月時」，「籬外黃花菊對誰，歧馬望君非一度。」杜送韋迢云：「洞庭無過雁，書疏莫相忘。」迢云：「相憶無南雁，何時有報章？」杜又云：「雖無南去雁，看取北來魚。」郭受寄杜云：「春興不知凡幾首？」杜答云：「藥裡關心詩總廢。」皆如鍾磬在虞，叩之則應，往來反覆，於是乎有餘味矣。

稷有天下「稷躬稼而有天下」、「泰伯三以天下讓」、「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」，皆以子孫之事追言之。是時，稷始封於部，古公方邑於梁山之下，文王才有岐周之地，未得云天下也。禹未嘗躬稼，因稷而稱之。

一世人材一世人材，自可給一世之用。苟有以致之，無問其取士之門如何也。今之議者，多以科舉經義；詩賦為言，以為詩賦浮華無根抵，不能致實學，故其說常右經而左賦。是不然。成周之時，下及列國，皆官人以世。周之劉、單、召、甘，晉之韓、趙、荀、魏，齊之高、國、陳、鮑，衛之孫、寧、孔、石，宋之華、向、皇、樂，鄭之罕、駟、國、游，魯之季、孟、臧、展，楚之門、蔣、申、屈，皆世不乏賢，與國終畢。漢以經術及察舉，魏、晉以州鄉中正，東晉、宋、齊以門第，唐及本朝以進士，而參之以任子，皆足以盡一時之才。則所謂科目，特借以為梯階耳！經義、詩賦，不問可也。

王逢原王逢原以學術，邢居實以文采，有盛名於嘉祐、元豐間。然所為詩文，多怨抑沉憤。哀傷涕泣，若辛苦憔悴不得其平者，故皆不克壽，逢原年二□八，居實才二□。天界其才而奪其壽，吁，可惜哉！

吏文可笑吏文行移，只用定本，故有絕可笑者。如文官批書印紙，雖宮、觀、岳、廟，亦必云不曾請假；或已登科級，見官台省清要，必云不曾應舉若試刑法。予在西掖時，漢州申顯惠侯神，頃係宣撫司便宜加封昭應公，乞換給制書。禮、寺看詳，謂不依元降指揮於一年內自陳，欲符下漢州，告示本神知委。予白丞相別令勘當，乃得改命。淳熙六年，予以大禮恩澤改奏一歲兒，吏部下饒州，必欲保官狀內聲說被奏人曾與不曾犯決答，有無翦刺，及曾與不曾先經補官因罪犯停廢，別行改奏；又令供與予係是何服屬。父之於子而問何服屬，一歲嬰兒而問曾與不曾入仕坐罪，豈不大可笑哉！

靖康時事鄧艾伐蜀，劉禪既降，又敕姜維使降於鍾會，將士咸怒，拔刀斲石。魏圍燕於中山既久，城中將士皆思出戰，至數千人，相率請於燕主，慕容隆言之尤力，為慕容麟沮之而罷。契丹伐晉連年，晉拒之，每戰必勝。其後，杜重威陰謀欲降，命將士出陳於外，士皆踴躍，以為出戰，既令解甲，士皆慟哭，聲振原野。予頃修《靖康實錄》，竊痛一時之禍，以堂堂大邦，中外之兵數□萬，曾不能北向發一矢、獲一胡，端坐都城，束手就斃！虎旅雲屯，不聞有如蜀、燕、晉之憤哭者。近讀《朱新仲詩集》，有《記昔行》一篇，正敘此時事。其中云：「老種憤死不得戰，汝霖疽發何由痊？」乃知忠義之士，世未嘗無之，特時運使然耳。

並韶梁武帝時，有交趾人並韶者，富於詞藻，詣選求官，而吏部尚書蔡搏以並姓無前賢，除廣陽門郎。韶恥之，遂還鄉里謀作亂。夫用門地族望為選舉低昂，乃晉、宋以來弊法，蔡搏賢者也，不能免俗，何哉？

讖緯之學圖讖星緯之學，豈不或中，然要為誤人，聖賢所不道也。畦孟睹公孫病己之文，勸漢昭帝求索賢人，禪以帝位，而不知宣帝實應之，孟以此誅。孔熙先知宋文帝禍起骨肉，江州當出天子，故謀立江州刺史彭城王，而不知孝武實應之，熙先以此誅。當涂高之讖，漢光武以詰公孫述，袁術、王濬皆自以姓名或父字應之，以取滅亡，而其兆為曹操之魏。兩角犢子之讖，周子諒以劾牛仙客，李德裕以議牛僧孺，而其兆為朱溫。隋煬帝謂李氏當有天下，遂誅李金才之族，而唐高祖乃代隋。唐太宗知女武將竊國命，遂濫五娘子之誅，而阿武婆幾易姓。武後謂代武者劉，劉無強姓，殆流人也，遂遣六道使悉殺之，而劉幽求佐臨淄王平內難，韋、武二族皆殄滅。晉張華、郭璞，魏崔伯深，皆精於天文卜筮，言事如神，而不能免於身誅家族，況其下者乎！真假皆妄江山登臨之美，泉石賞玩之勝，世間佳境也，觀者必曰如畫。故有「江山如畫」、「天開圖畫即江山」、「身在畫圖中」之語。至於丹青之妙，好事君子嗟歎之不足者，則又以逼真目之。如老杜「人間又見真乘黃」，「時危安得真致此」，「悄然坐我天姥下」，「斯須九重真龍出」，「憑軒忽若無丹青」，「高堂見生駱」，「直訝杉松冷」，「兼疑菱苒香」之句是也。以真為假，以假為真，均之為妄境耳。人生萬事如是，何特此耶？